

呈现时代画卷 寻找昨日流光

——评广西瑶族作家廖俊清非虚构小说《阿声还乡》

□ 李小华

与传统文学创作相比,非虚构文学写作在时间维度和空间广度上更开阔,更直面生活,更触动心灵,能带给读者新鲜的感觉——真实性、独立性、亲历感和现场感,这就是“非虚构”创作方式能震撼人心的源泉所在。

因为真实、生动、在场,非虚构文学更引人入胜。广西瑶族作家廖俊清的非虚构小说《阿声还乡》(发表于《青年作家》2022年第10期)充分彰显了这一特质。

小说以远嫁湖南的姑姑“阿声”时隔三十年后还乡(西林瑶族村寨八古)的“亲历”与“我”的“在场”为背景,借助回忆之绳,打开了“姑声”三十年前别离故土的记忆之门,从新时代脱贫攻坚政策普照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铺展在姑声的还乡见闻与感慨之中,呈现了史无前例的脱贫攻坚历程,展示了桂西大山深处的八古瑶寨“旧貌换新颜”的新时代美丽画卷,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国之大者”,恪守“人民至上”的使命与担当,八古瑶胞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实现了千年梦想,迎来了新时代的春天。

诚然,记忆之绳有“姑声”解不开的“情感”之结以及对寻找故土昨日流光的感伤。这种情感与感伤在姑声的回忆与八古鲜活而生动的画面中得到消解,在对离舍亲人的虔诚祈愿中获得安放,在“还了盘王愿”的皈依中慢慢释怀……

小说叙事平实而沉静,八古瑶寨今日景象在作家所介人现实生活和反映生活现实中鲜活起来,挥之不去。

小说从人物个性到故事的“记录”,都展示着八古“蓝靛瑶”真实的元素,蓝靛瑶传统图腾与文化基因在八古生生不息,千年流淌……

然而,“长桌宴”结束,姑声便急着收拾行李,执意要返回远方的“家”。我和“阿从”挽留姑声“多住几天再走”,毕竟姑声“多年才回来一次。”

“我现在越来越感到,我像远道而来的客人一样,都只是八古的过客。”这是姑声的话。“姑声毅然地摆了摆手,一边收拾行李一边说……那里有我的丈夫,还有三个儿女——如今,远方成了另一个家。”

跌宕起伏的还乡故事,在姑声毅然归去中戛然而止。

姑声的归去,虽然谈不上“胡人落泪沾边草,汉使断肠对客归”的悲壮与凄婉,但作为远嫁湖南的姑声,已为人妻、为人母,三十年人生波折,回到阔别已久的八古,此行还乡,她在记忆中寻找昨日流光。回到八古,姑声是“嫁到湖南多年,以前是八古人,现在不是了……”

“玉若桃门奉上思,日旱千年无水流。闻听春风推有玖,怨为枯枝叶不生。”从姑声盘王节《还乡歌》的唱词中,不难听出她内心深处的酸楚以及魂牵梦萦的乡愁有些许失落。这种失落,萌发了内心深处哀怨,是对昨日流光的惆怅,抑或是不经意间多年隐忍被触动的感伤……

“有一些岁月走过了就是路过了,路过了就是走过了。”这是姑声回望中的喟叹。这喟叹中有被姑声拒接媒人为“亚良”提亲的“退烟”往事,有“大榕树后商店”邂逅“阿

怀”……那时候,阿怀“因为家里穷”而辍学,因贫困与“糊涂”成了“偷牛团伙”的从犯“被判了一年”。

邂逅阿怀,姑声的“目光游离不定”,“气氛一下子陷入了尴尬的沉默”。“那时候我很奇怪,也很纳闷,一个人,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呢?”姑声感慨。是贫困使他们错过了本该属于他们的青春与花季,那份被岁月所遮挡的感伤难以名状……

姑声对“记忆”的寻找有亲情故里、有离愁怨怨,这些都成了她内心的隐忍和遥不可及的故事。

著名作家莫言说过:非虚构文学不可能完全没有虚构,它不仅要呈现事件的过程,还要呈现事件过程中人的心理活动,这也为作家提供了表达的空间。

可以这样认为,在深入事件和人物内心,“如实”呈现的过程中,“虚构”与“非虚构”不是决然分离的。就小说《阿声还乡》而言,想必也有虚构成分,但“基本事实”和“人物”的真实,在瑶寨八古不乏生活原型。

总而言之,《阿声还乡》通过非虚构方式走进生活,呈现了八古新时代画卷,走进了阿声寻找昨日流光的心路历程,体现了“此在”。这就避免了同类题材在情感、思想、语言和细节上的贫乏与枯竭,值得思考与借鉴。

【作者简介】李小华,笔名纤夫,广西作家协会会员,曾在《中国文化报》《广西文学》《深圳文学》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一百多篇,曾获2015年度广西广播电视文学一等奖。

大地上爱的旅行者

——读广西诗人谢夷珊诗集《兰卡威一日》

□ 李路平

见到谢夷珊的新诗集时,不得不感叹北流真是一个不一般的地方。那里有着很独特的地域文化,也有一批在国内文坛颇具影响力的作家,他们似乎都有种“不安分”的特质,总想要写出一些与自己或与当下不一样的作品。比如朱山坡的小说集《萨赫勒荒原》,虚构了一块想象的飞地;再比如谢夷珊的诗集《兰卡威一日》,以实际的旅程,打开了新的写作疆域,它们像两朵奇异的花,盛放在北流的文学丛林中。

我还是不太习惯叫谢夷珊这个名字,更多时候,我更愿意叫他的笔名“天鸟”,这本诗集好像给人的感觉也是如此:不是一个人匆匆忙忙、疲于途中的记录,而是像一只鸟,从他所在的地方腾空而起,然后渐渐幻化身形,飞抵一定的高度,便开始乘风翱翔,轻轻松松便能抵达河流的入海口,海洋,以及赤道以南的地方。可以说诗人之前的作品,给我的印象也是如此,它们是及物的,但又不像其他人写的那么“接地气”,它们是抒情的,但又总是留出了一些空白,让我感觉他在人群中往后面又退了一步,融入但有疏离,烟火气中又有些仙气。这部诗集亦是如此,你能从其中感觉到他的平静,和善,专注以及深情,他不是走马观花,因为诗中记录了太多的细节,他也不是沉思苦吟,你会发现,他每一首诗都是轻盈的,轻盈得甚至不像一首诗。

是的,如果单独把这本诗集里的一首诗拿出来,你可能会觉得不过尔尔,想着它不过就是采风诗一种,当然这也可以当作一次采风,只是它的历程更远,时间更长。更重要的是,这是对自我的一次溯源。在我看来,《兰卡威一日》这部诗集就是由一首诗组成的,这首诗分成了一百多个小节,这样来读,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精心且正式的开头,且有一个相应的精心安排的收

尾,中间大部分的作品,都呈现出了开放式的状态,给我的感受就是,一首诗还没结尾就停下了,诗意在下一个作品中继续展开。

诗集的开篇诗作《界河记》很清楚地把这次旅程的因由和目的揭示了出来:“在旧时光里,惦记另一段旧时光/我抽刀断流,阻止不了鱼虾蹿往对岸/……/父亲死不买账,说即使抛弃一切/也不能抛弃亲情。我珍藏着/承诺,活得越来越孤独寡闻了/却始终没遗忘往昔……”,“旧时光”便是旧日的亲情、根系、血脉,是像骨血一样牵系人心的东西,我们彼此寻找,无法忘却,犹如柏桦所说的“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这是最初的因由,因为“阻止不了鱼虾往对岸蹿”,才有这次的东南亚之行,“鱼虾”是他一个很有意味的词,在后面也曾反复提及。我想他之所以选择“鱼虾”,具象的层面是因为他所要去往的地方,海的部分比陆地更多,鱼虾对应河海。在深层的意思上,人群散落犹如鱼虾奔走,在各自的天地里畅游。接下来那么多奇幻的地名,茶古岛、芽庄、丁加奴、霹雳州、苏门答腊、爪哇……便是他一路追寻的足迹,而这些又可以对应海洋中星罗棋布的岛屿,它们不是由山石构成,而是充满了足迹和诗句;中间每首诗的开放结尾,也对应着古早亲人的足迹并未停歇,而是一路往前,不断开拓着新的生存空间,而诗人的脚步也亦步亦趋,紧紧相随,时刻充满惊喜和感慨。诗集的结尾也并非忽然而至,又像一只鸟从低空乘风往上,从俯瞰的角度,离开具象的事物,复又回到抒情的腔调,就像一首曲子的尾声,流露出悠扬的调子:“唯有等待,幸福出现午后的大海/他却沉默,孤独遗落傍晚的沙滩/每当她再次出现在面前,转身/返回他温暖的家。美好的一日/暮色的港湾笼罩弧光,缓缓闭合”(《暮色四合的港湾》)。



▲诗集《兰卡威一日》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想他乘坐的并非该诗集序言的作者雷平阳所说的“同一条船”,而是在对血脉的追寻中,试图思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命题,也许他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我也相信他由此完成了一次真正的溯源,至少对自我的来处与归处,在这本诗集中,能够体味到他的见解。《兰卡威一日》,多么从容又充满爱的旅行!

【作者简介】李路平,江西赣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南宁。在《散文》《天涯》《星星诗刊》《青年文学》《诗刊》《长城》《美文》《散文选刊》等发表过作品。

再不起眼的你我,
终究也是这世界的独一无二

(组诗)

□ 韦斯元(苗族)

想讨一碗孟婆汤忘掉所有旧事前尘

造物主执拗地张开黑笔
遮蔽了窗外的世界
灯光百无聊赖拽着黯淡的身影
空洞被孤寂任意挤压
容不得一丁点喘息的缝隙

窗外人声鼎沸
窗内琴声杳然
多想把心事诉与孟婆
换取她手上那碗
汹涌澎湃的药汤

平安夜,我把自己交给了酒

我把自己交给了酒了
裹着绵绵细雨
问候俏皮的北风
人之生而孤独,也生而无奈
平安夜,我突然想起了酒

我把自己的平安快乐交给了酒
像闲云野鹤把一切交给了天空

再不起眼的你我,终究也是这世界的独一无二

彷徨了,难免失措
生命之光打在石头上
石头便有了灵魂

可以对话了吗?即使
就那么一点闪亮
都胜过所有无休止的幽怨
就爱你们吧
想说话时就聊上一会
无话可说时
就相对无言

时间疯也似的
跑来跑去,拖着一把刷子
来回粉饰,就这样
光鲜,就这样黯淡
你和我,再不起眼
也终究也是这世界的
独一无二

夜店之夜

酒如时光倾泻
过了夜半又至三更

人们以一种虚实不定的方式
高傲而又卑微奉献
信誓旦旦喋喋不休
像倒悬的河流
我在偶尔清醒时记得
圣人关于河流的解说

零落的花瓣激荡无辜的流水
联手晶莹水花
轻轻窈窕地
在水面上,在空气里,在光影中
征服感官

今夜,夜店不打烊
高脚杯不停地亲吻,叮当有声
荷尔蒙浪里浪气
宣泄初心
音乐和酒,抚慰所有

【作者简介】韦斯元,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民族文学》《中国诗歌》《广西文学》《山东文学》等。著有诗集《情感的碎片》《繁花》《而大海流向何方》。